

亦舒：做人最要紧的，是姿态好看

17岁恋爱，18岁闪婚，19岁生子，之后离婚，又抢走好友的男朋友；

再后来，三十几年对亲生儿子避而不见，与亲身哥哥十几年没有联络……

你觉得，这样的女人会拥有怎样的人生？

也同样是她，14岁写出一鸣惊人的稿件，17岁成为香港顶级娱记，以平均一年写四五本书的节奏，写下三百多本被人啧啧称赞的书籍，被人尊称为：“师太”。

是的，这位神奇的女人，就是香港文坛三大奇迹——“写言情的亦舒，写科幻的倪匡，写武侠的金庸”中的亦舒。

她笔下的“亦舒女郎”更被认为，是一个女人该活出的最好样子！

亦舒曾说：“做人最要紧姿态要好看。”

不知她回顾自己的一生，是否认为自己的姿态好看？

或许，她早就借作品《美丽新世界》表达过观点：“人生短短数十载，最要紧是满足自己，不是讨好他人。”

出名要趁早
亦舒14岁起，就被人天天追着要稿，有主编提醒编辑：

虽然咱天天追着亦小姐要稿子，但你们千万别得罪她，她未够年龄，杀人可不用偿命的。

一句话表达了两个意思：亦舒的文，够硬！亦舒的人，够狠！

用这两个词形容亦舒的一生，倒也名副其实。

中学毕业后，亦舒不想念书：“反正稿费可以养活我。”

便被金庸邀请去了《明报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笔耕不辍写下三百多本小说。

她的哥哥，是著名作家倪匡，也最爱看亦舒的小说：

我写科幻，可以天马行空，她写的只是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或者相反，三个人来来去去写了几百本书，真是本事。

亦舒的故事，大多在男女情爱的漩涡里打转。

但她的文字毒辣又扎心，硬生生在情情爱爱里，杀出一条血路：

她写人生：要生活得漂亮，需要付出极大忍耐，一不抱怨，二不解释，绝对是个人才。

写反击：最佳的报复不是仇恨，而是打心底发出的冷淡，干嘛花力气去恨一个不相干的人？

写成长：生活中无论有什么闪失，统统是自己的错，与人无尤，从错处学习改过，精益求精，直至不犯同一错误，从不把过失推诿到他人肩膀上去，免得失去学乖的机会。

写归宿：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，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，不过是他自己，能够为他扬眉吐气也是他自己，我要什么归宿？我已找回我自己，我就是我的归宿。

写女人，她更入木三分。

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改编自她的同名小说，被认为是所有离婚女性都应该看得人生宝典。

其实，书比电视好看百倍。

女主子君，在亦舒的笔下，从一无是处的全职太太；到一点都没有拖泥带水的离婚；再到成功逆袭成艺术家，又遇上钻石王老五；她在人生的每个关口，都带着决绝的侠气。

电视剧里的子君，前半生靠丈夫，后半生靠朋友；

小说中，子君是一步步意识到，唯一不会走值得放心靠的人，只有自己。

像极了现在流行的大女主。

其实，这“大女主”早在当年就被亦舒写了个痛快，“亦舒女郎”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，过上想过的舒适生活，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姿态向上的好看。

很少人知道，亦舒写这本书，是为了致敬鲁迅的小说《伤逝》，连男女主的名字都一样，当年，鲁迅说女性离开家庭没有出路，而现在，亦舒在时代的变迁里，让女性在岁月里成长。

曾有人说亦舒的作品屡屡再版，水准高低不一，她自嘲：“还请读者多原谅，我是财迷心窍。”

但谁也无法否认，不管是质量，还是数量，她始终是当之无愧的师太。

文字，是她之所以能所向披靡，驰骋世界的最大利器。

“怼天怼地”的前半生

亦舒的文字够硬，人更狠。

狠的含义有很多，亦舒的狠带着点“唯我独尊”的暴躁。

她爱骂人，在专栏骂男人，骂女人，骂演员，骂导演，从不顾忌其他，只在乎自己爽快发泄。

有一回，她在电话里“骂人”，被另一个女专栏作家录了音，到处放给与内容相关的人听，引起一群女作家对她“围剿”，严重到如此地步，亦舒依旧我行我素。

反倒蔡澜替她说话：“亦舒家里有个遗传性的毛病，那就是有时控制不了感情的爆发。”

这种爆发体现在爱情里，就颇为可怕。

亦舒前半生的两段爱情，炽热，敏感又神经质。

17岁时，她遇上才子蔡浩泉，他对她冷淡，她却热情主动为他疯狂痴狂，为了与他结婚，甚至不惜用自杀威胁父母，未婚先孕，18岁闪婚，19岁生下儿子蔡边村。

这段轰天动地的爱情没有挨过三年，亦舒走得干净利落。

她直言不讳地谈前夫：

才华是有的，只是稍欠人格，他多疑、暴躁、妒忌、忧郁、自觉受了许多委屈，怀才不遇，要叫所有接近他的人吃苦。

明明是亦舒对前夫的评价；却像极了亦舒本人的性格。

离婚后，亦舒遇见了好男人岳华，好到她忍不住从好友郑佩佩手中把他抢过来。

彼时，岳华是郑佩佩的男友，娱乐圈很般配的一对。

郑佩佩个性豪爽，经常三人结伴玩耍，这段三角关系后来以郑佩佩离开而结束：“亦舒很是有些心机，借口说自己是夜盲症，非要岳华送她上楼。”

亦舒一如既往地炽热，她写《亦舒为什么爱岳华》：

亦舒心目中的岳华，是一个好人，一张好人的脸，好人的性格，在她心中，他的好不要说是电影界罕见的，可能也是这个世界上罕见的例子。

这么好的爱人面前，亦舒多疑、暴躁、妒忌、抑郁，不叫旁人好过。

多年后，岳华谈及亦舒，始终很疑惑，他提到当年往事，说亦舒跑到他的宿舍，把他的衣服全剪烂，还把刀插在他床上心脏的位置，至于为什么，他到现在也不明白：

她是否爱我，我不太清楚，因为她的性格……比较特别。

这段恋情，以岳华主动分手而结束，据闻，亦舒曾跪下来求复合，未果。

亦舒很喜欢把明星含沙射影地写成她小说里的女主，我们却很难在故事里看到她的爱情，却又似乎能在她笔下所有角色中看到她的影子。

乍一看，亦舒女郎们爱情大过

天；但一旦爱情消逝旧欢如梦，女人总能迅速抽离，只要现在。

分手后，亦舒出国留学，依旧笔耕不辍，施施然把日子安排得井然有序，多年后，亦舒和岳华都移居国外，甚至还在一个电台工作，两人却完全“相见不相识。”

亦舒曾在《喜宝》中写道：

假使有人说爱我，我并不会多一丝欢欣，除非他的爱可以折现；假使有人说他恨我，我也不会担心，太阳明日还是照样升起。

想来，对自己不够狠的女人，不容易做到！

连母爱都可以转移，世界上还有什么不可以转移？

亦舒的狠，还体现在“六亲不认”的清冷上。

三十几年，她始终对亲儿子蔡边村避而不见。

即便44岁的儿子后来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《母亲节》，追问：

44岁的我，去寻找已65岁的母亲，并不算太迟，因为我有一堆的问题要问她。

遗憾的是，亦舒始终未曾回应。

亦舒和儿子所有的交集都停留在蔡边村的11岁：

最后一次见母亲，是11岁那年，那天母亲买了机械人给我，一起看了电影《007》。

一如既往的清冷。

亦舒的侄子倪震，常爱揭姑姑的短，他说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姑姑总怕表弟回来要钱。

在倪震的文字里，亦舒从未快乐过，显然是一个暴躁易怒，对自己人生极度不满的女人。

当然，也有人用亦舒小说中的话，去回应这段母子情。

那是《妈》里的一段话：

小宝，你要相信，我是爱你的。我怀你的时候是那么年轻，但是我要你活着，甚至我亲生母亲叫我去打胎，我不肯，我捂着肚子痛哭，我要你生下来，我只有十八岁。

为什么不见儿子，也同样在《妈》里能找到影子：

你父亲耽误了她的前半生，难道你现在又要来耽误她的下半生？

相见不如怀念，亦舒的绝情里带着她文字里一贯的通透。

小说《我的前半生》里，她曾这样描述过母爱：

子君曾把儿子当作生命的全部，可离婚后，不过数月未见，她已然发现儿子对她不再亲昵，她豁然领悟：“连母爱都可以转移，这世界

上还有什么不可转移？

或许，这也是亦舒的心声。

在文字里与世界交手，敏感细腻的她，可能实在，把人性看得太实际又悲观。

人生海海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人生这条路，终究不是只有自己走？

亦舒不但与儿子联系，也十几年未曾与哥哥倪匡联络。

倪匡每每谈及，总是很气：“是她不愿意联络我。”

对这个自己手把手教会写故事的妹妹，哥哥是既爱又欣赏，也是无奈接受的。

一边是才华横溢；一边是绝情清冷。

外人揣度纷纷，亦舒却从未解释过，又或者，她全部都在书中表达过。

过去的事该如何处理，她曾在书中写过：

我们这种有经验的人，只觉得最好一字不提，忘记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

而亦舒也真活得如她自己所说：

我这一生不会依赖任何人，或是向任何人恳求时间，金钱及怜悯。

内心明澄
努力工作及享乐

亦舒四十几岁，相亲认识了现在的丈夫。

之后，定居加拿大，几乎“销声匿迹”。

在倪震的描述里，姑姑四十几岁要了个女儿，老蚌生珠疼爱不得了。

竟一改过去的尖锐刺人，温和得像换了一个人。

唯一不曾变得，是她依旧高效率的写作，可完全不耽误生活，据说，她早起写作，待女儿醒来后，便把所有时间给了女儿和家庭，甚至，连女儿都不知道，自己的母亲是如此被人推崇的作家。

2016年，她的新书上市，她首次亲笔给粉丝寄语：

自给自足，自得其乐。
内心明澄，五官释然，展露微笑，努力工作及享乐。

确实不再有当年一刀见血的犀利。

74岁的亦舒，不接受采访，始终未曾对自己的人生解释过只言片语。

连亲朋好友都只能在小说中猜测她的生活。

念经 许愿 放生 改善自己命运

三个月治愈第三期肺癌

2020年5月15日，末学在这里分享一下我的真实经历。首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。

2019年12月份，母亲一直咳嗽不止，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，再次去医院检查，1月初确诊是肺腺癌已经是第三期了，当时就是晴天霹雳，总以为这种事情离我们很远，其实就是师父讲的世事无常，幸福和无常不知道哪个先到。让我们措手不及。又一次告诉我们学佛念经还债是多么的重要。虽然我们全家都陷入了困境中，但是我深信利用好“四大法宝”一定可以救回母亲。也更加相信师父交给我们的“四大法宝”：许愿、放生、念经，读《白话佛法》，有观世音菩萨慈悲每一位

众生，一定可以让母亲重获新生。

于是我和舅妈（舅妈也是非常精进的）当晚联系师兄准备去放生，一切都顺利，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第二天早上一下火车，师兄已经在车站等我们了，真诚和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庭的温暖，这里跟师兄真诚地说声：辛苦了，师兄。在师兄的帮助下我们很快为妈妈放生了一万条鱼。回来之后，辗转两个医院做检查，当时母亲哭着跪在佛台前许愿终生吃素，放生十万条鱼，给自己的要经者念经文组合小房子2000张。等来年春天把菩萨妈妈请回自己家（当时我的母亲在我家住的）。这时母亲还不能背诵经文。信愿行的力量是

如此强大。由于某些原因，送到北京做的基因比对一直没出来，母亲这时咳得很厉害，整夜睡不着，尽管这样她依然坚持每天做功课，念经文组合小房子，从开始读的不顺畅到后来流利地背诵，好事多磨，结果出来了，母亲的化验报上显示基因比对成功，可以用药。当时主治医师都说你家太幸运了，我深深地知道这都是菩萨妈妈慈悲我们。

当时是2月9日，无法放生，直到3月多我们才开始陆续放生。4月18日在师兄们和舅妈的帮助下如愿将菩萨妈妈请回家。5月11日，已经吃药三个月，需要复查，在这三个月中母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，这段时间母亲很精进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

慈悲加持，小房子从每天1张到每天可以念3张。复查结果出来了，又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，肿瘤消失了，检血结果一切正常。主治医师又一次惊讶了，“太神奇了，你家太神奇了，赶快回去偷着乐吧！”

我们留下了激动的眼泪，幸福的眼泪，短短3个月时间让我们经历了生与死，菩萨就是这样慈悲每一位众生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佛？

我的分享结束了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。

同修分享
有关于学佛和念经上的问题可以咨询“大华府观音堂”。

觀音堂

1111 Spring Street, Suite 301
Silver Spring, MD 20910



(301) 683-8831, (240) 621-0416

xinlingmd@gmail.com

改变命运 远离病痛 超度亡人 消灾延寿
家宅平安 子女教育 挽救婚姻 净化心灵



開放時間與活動安排

每天10:00 - 14:00 開放
每周六有免費素食分享
與學佛、祈福、共修活動

歡迎大眾來學佛祈福